
如果说语言让我们之所以为人，也正是语言让我们成为超人。

人离开语言，就无法思考。但一语通天下的“纯语言”，只是哲学家的幻想。现实中，语言总是某种地方性变体，如英语、纳瓦霍语、汉语、斯瓦希里语、布鲁沙斯基语等数千种变体中的一种，使用一种变体，就是在承继存续千年的传统。人类社群一经掌握某门语言，也就打开了通往海量知识与信仰的大门，在思考、倾听、表达、阅读或写作时被赋予力量，从无数先辈的思想和感悟中汲取养分。语言让文化得以生生不息，让我们得以追溯往昔、启迪后世。

本书（注：英国知名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奥斯特勒所著《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是一部关于语言史的基础性著作。相较于王公贵族、国家城邦或经济活动，语言群体才是世界历史真正的塑造者，它们历经世事变幻，被群体中人自觉视作身份的明确象征，又逐渐演变，随着人们适应新形势不断产生分化或融合。多年来，历史语言学中对这种不同语言间相互作用的研究竟少之又少。

语言不仅是区分人类社群的标志旗，也是守护人类记忆的安全门。即便不依附于任何文字记载，语言仍是存史传世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任何一种人类语言都能织起交流网络，聚集人类社群，也让社群中人能通过鲜活生动的方式，讲述和记录社群的故事。

即便是本书般详实的著作，也无法穷尽语言的故事。本书聚焦那些因缘际会，从发源地走向全球的语言。尽管遴选门槛如此之高，将数千个故事大刀阔斧砍到寥寥数十篇，书中内容却依旧包罗万象，令人目不暇接。语言的故事之多，与其说本书是一个关于语言的故事，倒不如说是语言的《一千零一夜》。

书中，我们将一览源自中东的苏美尔语及其后来者（注：如阿卡德语、阿拉姆语）到现今的阿拉伯语使用者在教育、文化和外交上的惊人创举，纵观汉语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奇迹般抵御住夷狄反复入侵，回溯梵语从古印度北部远渡重洋到爪哇和日本的奇妙之旅，感受希腊语唯我主义的迷人魅力，见证现代欧洲语言在乱世中一一诞生，并在多年后怎样超乎想象地传遍全球。

语言遭遇的重大挫败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一样引人入胜。在欧洲，（通用拉丁语的）西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被日耳曼部落所灭，这些征战为近代西欧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何日耳曼语却没能随之广为传播？在非洲，埃及语在长达三千多年的外来统治下仍有余息，为何在追随穆罕默德先知的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语传入后却逐渐式微直至退出历史舞台？再看近代，荷兰统治东印度群岛（注：原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的同期，英国也统治着印度，为何荷兰语现在印度尼西亚已少人问津（而英语时至今日仍是印度官方语言之一）？不解开这些谜团，就难以理解英语何以普及全球。

从文化角度看，语言的兴衰推动了世界观的变革，个中许多矛盾冲突也颇有趣。比如，拉丁语在东地中海讲希腊语和阿拉姆语的鸿儒里迟迟打不开局面，却在高卢和西班牙的白丁中迅速站稳了脚跟。（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传教士们曾在几百年里让美洲普及西班牙语的步伐阻力重重（注：天主教教会为方便传播教义在语言上实行了本土化），而（讲英语的）福音派新教徒却在亚洲普及英语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回首种种，让人不由叹服语言魅力之大、影响之深的背后成因之复杂。对语言的故事，我们知其然不一定知其所以然。

尽管如此，我相信，本书作为探索世界语言史的开山之作，其研究领域的启发性和有效性，同历史语言学中更传统的研究领域不相上下。对拉丁语和日耳曼语动词系统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比较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先后征服高卢带来的语言学影响，且不说两个方向的研究可互为借鉴。语言天然具有划分群体的属性，也就相应地能比其他基于对比分析法的社会研究提供更清晰的研究单元。一直以来，人们对语言群体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兴盛和衰败的关注不足，对其有助研究使用该语言的社会认知也有限。比如，众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官方语言为拉丁语，东罗马帝国官方语言为希腊语，且东罗马帝国灭亡时间比西罗马帝国晚了数百年。然而，当罗马帝国最终兵挫地削，是拉丁语幸存并流传下去，而希腊语却在几代人后几近消失，这多么出人意料又耐人寻味啊。

世界语言史既能明过往，反映各民族的真实品性和发展演变，也可鉴未来。1898年，时任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被问及什么是近代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事件，

他答道：“英语成为北美通用语”。回望20世纪史，俾斯麦的判断是正确的。一战和二战先后在欧洲打响，（讲英语的）北美主要大国两度介入，两次都站在英语势力的一边，引导了战争的走向。此外，20世纪在通讯、电话、电影、汽车消费、电视、计算机、因特网领域的技术革命，无一例外皆由美国这个英语国家主导，也让英语散播全球，抵达曾经的大英帝国都未能触及的角落。如今，一场由新媒体催生的世界语言革命似乎也在拉开帷幕。



中译国青杯
CTC YOUTH CUP